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四十一回 罵瘟生西樓驚好夢 唱驪歌南浦黯銷魂

且說方子衡本來急欲回家，被蘭芬灌了一陣迷湯，竟把一個病危的老父丟在家中，全沒有一毫著急的念頭，也不想趕回家去。他二人倒趁著雨後新涼，珍簾初鋪，碧天如水，竟是鴛鴦並宿，翡翠雙棲，春深玳瑁之牀，香暖合歡之枕。陸蘭芬更拿出全身手段，枕邊軟語，被底風情，說不盡的山盟海誓，倒風顛鸞，把一個方子衡哄得如入黃河之陣，如穿九曲之珠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端倪，一個身子覺得飄飄蕩蕩的，說不出那心中的快樂來。良宵易度，一刻千金，早又是紅日滿窗，曉風入戶，窗外有許多鳥雀在那裡鉤鶉格磔的群噪弄晴。方子衡和陸蘭芬香夢初回，模糊未醒。方子衡睡在枕上，見陸蘭芬睡意惺忪，春情滿面，酥胸半露，星眼微開，那一種嬌憨的態度煞是可憐。方子衡待要起來，卻又躊躇不忍，把枕頭挪了一挪，重複並頭睡下。陸蘭芬正要收服方子衡的心，見他如此，正中下懷，自然的軟語喁喁，慇懃相對。他二人一個是秋娘未老，一個是季子多金，果然似漆投膠，如魚得水，不覺重又霍然睡去。

看官試想，上海堂子裡信人，那一等勾魂攝魄的功夫可利害不利害？憑你有些主意的人，不落他的圈套便罷，若要落了他的圈套，就免不得被他們哄得個神志昏迷，夢魂顛倒，甚至敗名失操，蕩產傾家。古今來多少英雄才子，到了這一個色字關頭，往往打他不破，英雄肝膽變做兒女心腸，辜負了萬斛清才，耽誤了一生事業，你道可怕不可怕？

閒話休提，只說章秋谷昨夜辭別了方子衡，仍到陳文仙家住了一夜。午刻起身，梳洗已畢，想到方子衡昨日接了電報，今天不知曾否動身，有些放心不下，要到陸蘭芬處去看看他。文仙叫他吃了飯去，秋谷不肯，文仙再三挽留，秋谷只得坐下。

文仙知他愛吃雅敘園的京菜，便暗暗叫娘姨下去，令相幫去叫了幾樣菜、一壺酒來。

不多時已是來了，娘姨便一樣一樣的搬了上來。秋谷看時，見是一盆生拌腰片，一盆糟鴨，一碗蝦子扁尖，一大碗生川火腿湯。秋谷皺皺眉頭道：「為什麼要去叫這許多？」文仙忙笑道：「阿唷！二少勿要客氣，倪搭就是請耐勿到，格兩樣菜勿中吃格。」秋谷也不禁笑了。文仙自己過來斟酒，就坐在下首相陪。秋谷要文仙同吃，文仙因章秋谷是個極熟的客人，並不推托，卻因天熱不敢吃酒。恐怕噲壞了喉嚨，只陪著秋谷吃了半碗飯。秋谷因急於要到蘭芬院內去探望方子衡，隨便吃了幾杯酒就不吃了。吃了飯，洗一把面，穿上長衫急急到蘭芬家來。

那知進了大門，一直走上扶梯，樓上相幫喊了一聲，只有一個粗做娘姨走到樓梯邊來招呼秋谷。秋谷一腳踏進穿堂，見兩個大姐都靠在榻上打盹，靜悄悄的不見一人。秋谷心中疑惑起來，想是方子衡已經走了。正要問時，兩個大姐聽得腳步聲音走進客堂，曉得有客人來了，連忙揉一揉眼睛，一骨碌扒起身來，見是章秋谷，笑嘻嘻的低聲說道：「二少！阿是看方大人格？方大人搭仔倪先生兩家頭才勸起來。二少房裡去坐囉。」秋谷聽了，更加詫異，隨口問道：「方大人昨日沒有走麼？你們可曉得他幾時動身回去？」一個大姐叫做巧寶的，搶先笑道：「方大人昨日來浪說今朝要動身轉去，難末撥倪先生說仔一泡，方大人倒好格，聽仔倪先生閒話，今朝勿轉去哉。」

章秋谷聽了，真是沒頭沒腦，摸不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，暗想：「定是蘭芬放出功夫，把方子衡迷住，要叫他慢些回去，好趁著這個機會大大的敲他一下斧頭。」

但是方子衡昨天說得明明白白的，要去單僱輪船連夜趕回家去，怎麼忽然變起卦來？

難道為了一個陸蘭芬，就連他自己的生身老父病在垂危也置之不顧？這豈不竟是禽獸的行為麼？天下竟有這般奇事！可謂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的了。」又自己心中轉一個念頭道：「方子衡雖不是什麼好人，何至於喪心病狂到這步田地？大約是大姐聽錯了說話，以訛傳訛也未可知。」一面心中盤算，一面走進房去坐下，又以心問心的想道：「此刻也用不著胡思亂想，少停等方子衡起來之後問他一個明白。如方才大姐所說的話果是真情，我不免要把他正言戒責一番，叫他及早回頭，免得眾人唾罵。如若執迷不悟，須要把他痛罵一場，從此與他絕交也不為過。」

正在心中思想，見一個大姐走進房來，巧寶隨後踵至，揭開大牀帳子低聲叫喚。

方子衡畢竟心中事，叫了一聲便已驚醒，張開兩眼便問什麼事情。巧寶道：「方大人，朋友來哉，阿要起來罷，一點鐘剛剛敲過哉。」方子衡聽說朋友來看，已經一點多鐘，自家還在高臥，不免吃了一驚；又有些不好意思，連忙坐起穿好衣服，跨下牀來，把陸蘭芬也驚醒了，朦朧問道：「啥要緊起來介？」方子衡還未回言，巧寶接口道：「辰光勿早哉，方大人有朋友來裡。」蘭芬聽說，便也坐起身來打了幾個呵欠。

這裡方子衡跨到牀下，見是章秋谷端端正正的坐在窗前，那面上的氣色似乎有些不善，早又吃了一驚。原來方子衡許多朋友之中最是敬畏章秋谷，每每的方子衡有些錯處，秋谷就要正言厲色教訓起來，以此方子衡見了秋谷雖然分愛重，卻是如對師保一般。當下見了秋谷，自覺有些虛心，臉上訕訕的紅了起來。彼此招呼過了，秋谷便問方子衡道：「你昨夜親口向我說過，要連夜趕回，為什麼直到今日還不動身，更兼睡到此時未起？你接了一封電報，倒也虧你放得下心。」說著就冷笑了一聲。方子衡聽了分慚愧，口內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本要今日動身回去，但我身體之中著實有些不快，恐怕不得動身，大約要到明朝的了。」

秋谷聽了，方才大姐的一番說話竟是真的，不覺大怒起來。秋谷本來性急，一時怒髮，激得他滿面通紅，怒氣橫飛，雙眉倒豎，高聲說道：「你家內令尊病重，發了電報來叫你立刻回去，你卻戀著一個信人，連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放在心上。

你倒自家想想，天下可有這樣的道理麼？我與你雖然朋友，卻不願意認得你這樣無父無君的人！我們從此講明，彼此絕交，大家不認。我將來到了常州之後，還要把你們親友請到當場，把你的荒唐地方和他們講個明白，也好泄泄我一肚子的不平。」說著怒氣沖沖的立起身來要走。

方子衡雖然受了陸蘭芬的騙局，畢竟天良難昧，自己心中也覺不安，如今被章秋谷突然罵了一場，卻平空的把他提醒，羞慚滿面，無地可容。又見秋谷立起身來往外就走，竟要與他絕交，連忙趕上前來，一把拉住衣袖道：「你的說話句句是金石之言！我如今自己深知愧悔，今天一定動身，只求你不要說絕交的話。」一頭說著，想起他父親病重，天良發現，止不住流下淚來。

秋谷方才的一番言語原是一時的憤激之談，現在看見方子衡趕來拉住，又見他流下淚來，知道他真心愧悔，心中也是歡喜，便立住了腳道：「你既知改悔，今日就可動身。遙想你們令尊既在病中，不知怎樣的望你回去，你還忍心在此稽遲？萬一你遲到一天，竟抱了終天之恨，你撫心自問，可不成了個名教中的罪人麼？」方子衡聽了，更加毛骨悚然，渾身汗下，也沒有什麼別的說話，只是諾諾連聲。

此時陸蘭芬已在牀上起身，不及與秋谷相見，掩至大牀背後小遺。章秋谷責備子衡的話，也被他依稀聽見，只是不甚清楚，大約是催他回去的意思。好在昨天晚上已經兩面說明，方子衡答應留下五千洋錢和他還債，並留一個家人名叫劉貴的，住在蘭芬院中。一過秋節，候陸蘭芬把上海的事情料理清楚，便同著劉貴一起回到常州，為的是留下一個家人，一半好監押著他，叫他不能翻悔的意思。所以蘭芬聽得秋谷要催逼方子衡回去，並不分著急。

當下蘭芬在牀後走了出來，雲鬟散亂，玉體慵抬。秋谷見蘭芬出來，瞅了他一眼。蘭芬便低下頭去，叫了秋谷一聲，問道：「二少，阿是催方大人轉去？」秋谷點一點頭，隨口說道：「你可肯放他回去麼？」蘭芬面上一紅道：「笑話哉，方大人屋裡有仔病人，生來該應早點轉去，阿有啥問起倪來哉？倪阿好叫俚勿要轉去？」

便把方子衡的衣袖一拉道：「耐自家說哩，阿是倪來浪叫耐勿要轉去？」方子衡默然不言。秋谷一笑，便打斷他的話頭道：「現在長話短說，你既然今天要走，料想趁搭輪船是來不及的了。我卻有個認得的人在船局內，我和你寫張條子知會一聲，叫他代

備一號小火輪一直開到常州，立刻生起火來，上燈時候就可登舟。我同他向來認得，價錢裡頭料想不至吃虧，你道好麼？」方子衡此刻被章秋谷數言提醒，想著他父親的病不知怎麼樣了，心上邊焦躁異常，歸心如箭，聽了秋谷的話，拱手致謝。

秋谷果然立刻寫了一張條子，叫了方子衡的家人上來，令他送去。蘭芬卻向方子衡說道：「章二少搭耐說格閒話句句才是好格，耐聽仔俚格閒話早點轉去。倪是早晏點總歸是耐格人，勿要牽記仔倪，誤仔耐格事體。倪事體舒齊好仔，馬上就到常州，耐放心轉去末哉。」方子衡聽了也不言語，秋谷卻甚是詫怪，正要問時，方子衡拉了秋谷過來，請他坐在炕上，把蘭芬昨夜的言語告訴一番，又說現在留下一個家人同他回去，但終怕倚靠不住，要請秋谷代他料理一切，過節之後，把陸蘭芬一直送到常州。秋谷連連搖手道：「這樣事情，我向來不能料理，就是我自家的事也還要轉托別人，那裡辦得來這樣的疙瘩帳？你們既已兩下言明，又有一個家人在此，料不至於有什麼意外的事情，你難道信不過蘭芬的話麼？」方子衡聽秋谷不肯擔認，也只得罷了。轉過身去，和陸蘭芬輕輕悄悄的說了许多密語，又開了箱子取出一隻洋漆嵌螺甸的拜匣，在拜匣內不知拿了些什麼交與蘭芬，蘭芬歡天喜地的接了過去。章秋谷在榻上橫著，遠遠看他，雖沒有看見是什麼東西，心中早已猜八九。

恰好剛剛到船局去的那個家人走了進來，呈上一封回信。秋谷拆開看時，大略說輪船已經代備，刻下正在生火，就泊在本局碼頭。價目一層，彼此至交，不能多要，照著自己的本錢核算，並不多賺一文，共合八塊洋錢，連輪船酒錢統通在內。

後面又說令親如有急事，八點鐘即可開行的話。秋谷看了，把信遞與子衡，叫於衡也看一遍，道：「八塊錢雖然並不吃虧，卻也不見分便宜。」方子衡看了拱手稱謝，便叫家人先去收拾了行李衣箱發下船去。蘭芬因方子衡尚未吃飯，便去叫了幾樣菜來。方子衡邀秋谷一同吃飯，秋谷因先已吃過，推辭不用。方子衡卻草草的吃了些兒，只覺得心中好像有千頭萬緒，一時說不出口來，不知道腹中是饑是飽，將就吃了半碗飯，也辨不出什麼味兒，只緊握著陸蘭芬的手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說不盡的那一種纏綿宛轉的神情。蘭芬更是兩隻眼睛水汪汪的含著兩眶眼淚，不則一聲。秋谷看了暗中好笑，想他們堂子裡頭的妓女慣會做出一番的假意虛情，但是到那要緊時候居然迸得出一付急淚，也算虧他。便催促他道：「現在已經不早，你還是早早上船的為是。」方子衡聽了，只得硬著心腸要走。蘭芬把腳兒在地下一跺道：「慢慢交哩，倪還有閒話來裡。」方子衡又立住了，眼睜睜的看他，蘭芬低聲叮囑了幾句，方子衡連聲答應，蘭芬方放了手。方子衡硬著頭皮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來看看蘭芬。蘭芬直送下扶梯，秋谷也同到門口。方子衡一步一步的挨出大門，蘭芬立在客堂門口，還說道：「倪格閒話耐勿要忘記脫仔囑。」方子衡回頭答應。

秋谷也說了幾句套活道：「論理我要送到船上，我們還可談談，但是你此番回去是急如風火的事情，就是到了船上也不得暢談，還是出來再見罷。」方子衡也謝了一聲，彼此一拱而別。

秋谷立在門前，看他坐上馬車電卷風飛的去了。秋谷便回上樓來，想要和蘭芬說話。走到房內，見蘭芬剛剛坐下，見了秋谷進來，不覺向他一笑，展齒嫣然。正是：

惆悵銀屏之夢，青鳥難通；荒唐雲雨之蹤，玉人何處。

欲知蘭芬如何說法，但聽下回。